

堅毅美麗的漁家掌舵人—雲林口湖楊梅櫻側記

謝玉玲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五月入夏無風熾熱的午後，車行在口湖魚塢旁的小路，陽光灑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美景當前，但放眼望去四周大片全被文蛤養殖池圍繞的一致景色，要找到那一幢獨特房屋，該從哪條小路轉進？不清楚的路牌，車輛導航無從指引，忙著辨識道路前往目的地的我們，即使走過幾次，不免仍有點心慌。午後的漁村極為安靜，人少、車少，幾條狗悠哉地閒晃，對於漁村的認識和理解，在計畫執行經年後，已然明白，關於漁港、漁民和漁業的世界，有太多的知識技術和在地生活經驗緊密扣合發展，當書本的理論進入實際漁業現場時，漁民經驗累積的展現，往往更是一場漁業達人專業的華麗演示。

論及漁業活動，第一印象總是不脫漁民、男性、力量與辛勞交織的樣態。走進臺灣雲林縣沿海四鄉鎮（麥寮、台西、四湖、口湖）最南邊的口湖鄉，不寬的鄉道兩旁，年長女性和小孩在挖蚵仔，旁邊堆滿蚵殼的畫面是常見的風景。在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USR計畫）時，幾乎所有的團隊都面臨場域人口老化、青年外流、產業人力缺乏等問題。因緣際會下，認識楊梅櫻女士，我們對臺灣西部沿海漁村開始有不一樣的視野。

從山邊到海線，從都市到漁村

「阿英，妳等等無贏某？來溫叨一陣，來幫海洋大學的老師寫一下問卷…」、「李老師，等啊有時間某？過來溫這，海大的老師到了…」走進因應可能海水倒灌淹水而墊高的大房子，只見一位略顯清瘦，妝容細緻的女性正忙著打電話催促通知有空的好姊妹們、厝邊鄰居好朋友過來喝茶吃點心，除了寫問卷，還有團隊事前跟大家約好要進行的利害關係人訪談。優雅熱情又健談的楊梅櫻女士要我們稱她楊姐，臺灣海洋大學雲林四口USR計畫與國科會雲林口湖群體計畫團隊的師生助理們，在初入漁村時受她很多的關照。她1970年出生於雲林縣水林鄉，水林鄉緊鄰口湖鄉，地瓜、花生、蒜頭等農作物是主要特產。「我小時候根本不知道這裡有海」，楊姐說道。國中畢業後，北上就讀三重商工，想要出去看看世界。她婚前在代理進口服飾（如Calvin Klein、STEFANEL等品牌）的貿易公司工作，銷售服裝對象多是當時知名的演藝人員，當時業績都是第一名。

22歲結婚後到了口湖鄉，「剛嫁過來時，嚇到，這個鄉村沒有海岸線耶，整個是大海，後來才慢慢建設成現在的樣子。」母親原本也希望她到臺北讀書後能嫁給臺北人，「不是叫妳去臺北讀書，怎麼還跑下來？」楊姐笑吟吟地說，「沒辦法，都是緣分。我很早結婚，22歲，我先生24歲。我中秋節回來，站在路邊，

被我老公看見，我們家本來就姻親，然後他就問我媽媽『那個人是誰?』，隔天就上去追我了。」楊姐細數和先生相遇的經過，花樣年華的年輕女性，工作業績極佳，但她沒有留戀，毅然與許先生回到漁村。聽起來非常浪漫的愛情故事背後，蘊含的是發自內在對先生家鄉與事業的認同。

奠基在景仰典範的漁家傳承

許家全盛時期擁有裡超過十艘沿近海漁船，公公、先生乃至兩個兒子都以捕魚為業，有能力時就不斷買船造新船。她眼睛閃閃有光，尤其是談到對公公從事漁業的崇拜，「我公公外型和柯俊雄長得一樣非常帥，談吐幽默風趣，身高有 180 公分，人高馬大的。我先生和公公很會抓魚，尤其是公公很聰明知道哪裡有魚，知道魚群會聚集在哪裡，很會發明，對漁具的改良也有獨到的心得，早年他就認為要用機器取代人力，才會符合經濟效益，這是他親口跟我講的。」「他的歷史痕跡太多，豐功偉業太多，以前我聽他講，這邊的人都還沒有在使用塑膠管時，他就一直號召這些地方的人去買南亞的塑膠管，回來加工，看如何加厚方便使用。他有頭腦、有遠見，一個人的聰明可以帶動整個地方的繁榮。」

捕魚是一種技能，是知識經驗的累積，也是討海人敏銳度的展現。討海人會有直覺，比如北風一起，便知道今天白鯧不會多，就不出海，因為討海人知道白鯧愛南風。捕烏魚也是，現在烏魚南下的路線也跟過去不同，在村子裡往往只有許家父子成績最好。他們能夠看氣象資訊和感受風的流動做出判斷，根據風向和潮汐變化，選擇最佳的捕魚時機。這種對海洋生態的敏銳感知，而且懂得掌握潮汐與環境現象，即使沿近海漁業逐漸沒落，在漁獲量上還是相對有不錯的收益。

正因為公公對漁業的投入影響先生和孩子，海有種召喚的魔力，在岸上就是坐不住，父子整天在海上都沒關係，這是漁民屬於大海的自在。兒子從小偷偷跟阿公上船出海，天生愛海，透過耳濡目染阿公直接傳承實務上的知識，小孩跟阿公一起出去，很有成就感。阿公、爸爸每次漁獲都是豐收，即使覺得漁民這份職業很辛苦，也曾經想把孩子送去讀私中遠離海邊，仍然澆不熄孩子對捕魚的熱情，身為母親便接受轉為支持。「他們現在已經成為家中的主力，他們自己開船出海捕魚，收入也很好，而且這一行，家裡已經有基礎了。在外面(工作)也是要拚，但外面的薪水很少，這些都是天時地利人和，孩子能有這樣的表現，最主要是因為阿公給他的知識跟教育。」

漁家的中流砥柱

婚後的楊梅櫻全心協助家中捕魚事業，也是自己迄今的事業。

漁業的事務多且雜，每一趟出海作業事前事後都需要完善的準備與規劃。家中男性成員全心全意海上，一出海就是一整天，就盡力做好捕魚這件事，漁船上除了船長之外，還有幾位移工幫手協助。其他包括從漁船出海前需備妥汽油、漁網、箱子、籃子等，並且注意漁船何時返港，靠岸後漁獲的卸貨分類、訂單處理、自產自銷或賣給盤商，運送漁獲的貨運時間分秒必爭，乃至於修補漁網到漁

船定檢，都屬於家中其他女性成員或員工的工作範圍。許家漁船多，然林林種種大小事都落在楊姐身上，必須靠自己親力親為。「他一個人帶四、五個外勞，你想，連他共六個男生的(漁獲)量回來，他們只幫我卸下來，但是誰高級貨，誰要哪一個 size，只有我知道，都要自己把他分好。我只好一本簿子記著所有的訂單，一直記。漁獲要趕快整理，他每天都出海，那時候幾乎是一卡車一卡車在裝。我根本沒時間想有沒有看到他，連要罵他都沒時間，也找不到人罵，我家就兩個人在做，一個出海一個出貨，真的是累翻了，每日都在跟時間賽跑。」

楊姐強調年輕時在都市工作經歷很重要。她聰慧靈敏，能將在都市中學到的行銷知識運用在漁產的銷售上，除了指出自家產品的優點外，也透過營造好的故事氛圍，讓她在業務推廣上別具一格。楊姐對自己的能力和表現流露出自信的神情，「我公公非常欣賞我的行銷，因為我讀商，所以有敏銳度，每樣東西該有什麼配套，都應該要有一個內涵或故事。」楊姐透過觀察學習，從給中盤商收購轉為自家生產裝箱一條龍作業，再直送基隆崁仔頂漁市或其他漁市場，減少中間環節的剝削，賺取更多的利潤。聽起來輕描淡寫馭繁為簡的過程，楊姐從年輕就投入迄今超過三十年，除了對家庭、家族事業的認同，還有屬於女性韌性的展現。對內要照顧家人日常生活，對外可以運籌帷幄，指揮大局，在家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無可取代，楊姐笑著說，「我就是定海神針」。她回想起孩子還小只有他和先生兩人努力的時候，「我跟別人說『我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沒人相信，他們說『你每天穿的那麼漂亮，你還會沒時間?』，就是真的沒時間，但還是要把自己裝扮整齊，心情愉快地工作。」

正是這樣的身教與投入，三個孩子都繼承家業，兒子們都會開船，也是捕魚能手；小女兒愛海愛家鄉，大學畢業後一年多就離開北部媒體圈，回家幫忙。楊姐臉上全是喜悅和滿足的笑容，她很開心也覺得安慰，多了女兒的接棒，能夠手把手將經驗傳承給女兒，遇到問題也有人可以商量討論，楊姐對家庭事業的永續經營更有動力。

漁業、漁民、漁村看得見的未來

「我們家擁有三個魚塢，這是為了在漁業不景氣時有後路。我們知道海洋漁業已經面臨困難，所以必須有所準備。」雖然自己家中的漁船收穫仍算理想，但楊姐多年前就意識到氣候變遷造成漁業資源的不穩定與減少，勢必對漁民經濟收入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積極探索多元化的經營策略。透過投入養殖業以確保家庭收入穩定，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展現出她的靈活應變與卓越識見。

她和女兒都認為要傳統漁業需要積極轉型，可專注於文蛤、虱目魚片、蝦子等特色產品。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斷貨，海中的魚類會受天氣影響供應不穩定，但主力產品有穩定的貨源非常重要。她重視細節管理，認識到穩定的貨源是建立品牌和吸引客戶的關鍵。她指出若能將地方特色產品通過包裝和行銷變成一個商業和文化產業，是長遠發展的關鍵，不僅能提升當地居民的收入，也能推動整個社

區的經濟發展。因此她提出結合在地養殖文蛤的特色，將蛤蜊打造成為一種獨特的食品，也可以舉辦蛤蜊宴在內的一系列創新理念。因為「蛤蜊在口湖一年四季都有，不會斷貨，這點非常適合作為主打產品。而且蛤蜊在這裡的品質是獨一無二的，現在全國還沒有那個地方專門以蛤蜊為特色，我們可以抓住這個機會。」她舉例像屏東有泰國蝦，讓遊客都會想去吃吃看。如果能把蛤蜊推上舞台聚焦亮點，就像是一個火花，會激蕩出漂亮的煙火，也許就能吸引更多遊客，讓更多人看見口湖漁村的價值。當遊客增加，青年回流，經濟活絡，就是漁村發展的正向循環。

楊姐認為對於地方的發展，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意見做為參考，為漁村的翻轉努力，一起慢慢變得更好，事情無法一蹴可及，但總有個開始，才有機會開出一片花海。她對地方的情感深厚，有理念也能帶領一些居民好友，通過合作與互助，攜手思考共創社區的未來發展。

楊姐也許並不清楚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的內涵，但她為家庭、家族事業認真投入，身為漁家實際的掌舵人，諸如在家庭經濟與照護的實際主導過程中展現婦女的能力，是SDG5性別平等指標的落實；帶領社區夥伴一起構思促進漁村社區的轉型與發展，亦協助USR計畫團隊與印度籍、烏干達籍漁業相關學者分享口湖沿海家計型漁業實例，呼應SDG11永續城鄉、SDG14海洋資源保護以及SDG17全球夥伴關係等，她早已用具體行動展現對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的實踐。

在全國區域劃分中口湖算是偏鄉，但偏鄉的小漁村中有一位積極熱情，以女力獨有的韌性面對種種挑戰，仍不忘激勵大家繼續努力的美麗楊姐。她以一己之力為建構漁村永續努力，無論是海洋漁業的永續利用、重視地方共好，有機會將偏鄉漁村推向世界的付出，在在都令人充滿敬意，也看到女性在漁村中的重要性。